



邵向东 摄

## 南宫山新解

王仁康

“人间最美四月天，岚山泉水好容颜”。秦岭之南、汉水之畔、巴山腹地的岚皋县，因“道”结缘，以“武”会友，和来自八方的游客共同见证了“南宫问道·武林大会”文体旅商活动。这是岚皋县人民守正创新、开启南宫山文旅兴盛“第二春”的序曲乐章，也是我县四季文旅主题“春踏青、夏戏水、秋 BA、冬玩雪”活动的“精彩篇章”，更是呈献给关注岚皋、走进岚皋的海内外朋友的“文体厚礼”。

“岚”是山中之雾气、“皋”是水边之高，岚皋因山水而得名，1957 平方公里的地域内，有大小景区景点 230 余处，这里如诗如画如仙境、藏奇藏险藏秀色，这里好山好水好区位、有确有氧有传奇。

我们来到岚皋，相聚在南宫山下，近距离探究南宫山之神奇美妙。南宫山的神奇美妙，“神”在哪里？——神在云中净土，心灵之旅，问道人生，道法自然。这里有：云海翻涌如

江海的波澜，一山观尽四时天的变化，不畏浮云遮望眼的通达。人在山中行，山在云中隐。在这里，您可以舒心呼吸每立方厘米 1 万个负氧离子的天然氧吧，感受冬无严寒、夏无酷暑的“自然空调”，煮岚皋碣茶·品人生，饮富硒泉水·思本源，温道德经典·净心灵，领悟为人之道、处世之道、修心之道、兴盛之道，体悟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法则、人生哲学、东方智慧，让身心回归最本真的境界。

南宫山的神奇美妙，“奇”在何处？——奇在藏秀藏险，鬼斧神工，地质奇观，世间桃源。这里有：亿万年前火山喷发造就的险峰石林，地壳运动形成的冰川遗迹，湿润气候孕育的生物宝库。在这里，您可以触摸千年古栎的年轮，吹响万年海螺的福音；看漫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峰峦叠嶂、曲径通幽，在古树珙桐与杜鹃花谷的交相辉映中，感叹大自然的独具匠心、巧夺天工，让人仿佛置

身世外桃源，人间仙境，忘却世间的一切烦忧。

南宫山的神奇美妙，“妙”在什么？——妙在巴人喜武，习武健身，勇猛刚强，积健为雄。这里有：传承千年的巴人民风，屹立百年的周氏武馆，民众热情好客、仗义厚道、爱舞习武、强身健体。在这里，您可以安心领略传统武术、民间技艺、现代舞蹈跨越时空的运动魅力，近距离观瞻武学世家遗留的投艺武学馆，体验从民间舞狮舞龙到舞剑舞棍、从以柔克刚太极拳到青春活力现代舞、从寻找民间师傅到追寻武术明星的“武侠梦”“舞蹈韵”，在笑傲江湖的快意恩情中，感悟侠肝义胆的豪杰气、自强不息的君子气、为国为民的英雄气。

南宫问道，群贤毕至，万善同归；武林大会，以武会友，舞动生活。欢迎八方游客常来岚皋，领略山水风光，感受巴人文化，畅叙人生真谛，健身悦心，天地人和。

4 月 30 日，岚皋县“南宫问道·武林大会”文体旅商活动在南宫山脚下开幕。活动以“以武论道”为主题，融合传统文化、武术展演和文旅推介，吸引了武林名家、文化学者及游客齐聚灵山秀水，共赴一场武侠之约。

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、副主任王孝成，市政协副主席杨军出席开幕式。岚皋县委书记魏小林、县委副书记谢炎、县政协主席张永斌等全体在岚皋级领导出席开幕式，岚皋县委副书记、县长王仁康致欢迎辞。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，历任中国武术协会委员赵长军应邀参加活动。

王仁康在致辞中从“神”“奇”“妙”三个方面对南宫山作了精妙推介。他说，本次“南宫问道·武林大会”文体旅商活动是岚皋县人民守正创新、开启南宫山文旅兴盛的序曲乐章，也是该县四季文旅主题“春踏青、夏戏水、秋 BA、冬玩雪”活动的“精彩篇章”，更是呈献给关注岚皋、走进岚皋的海内外朋友的“文体厚礼”。

暮春的南宫山，苍翠浸染。在悠扬的《神奇美丽南宫山》旋律中，活动正式启幕，《序章·天门启道》《天玄·问道山河》《地杰·武韵巴人》《和鸣·万象共生》四大篇章层层递进。伴随着激昂的音乐，国乐表演《刀剑如梦》、竹海剑影《笑傲江湖》、巴人武韵《虎胆铡于》、武术《天地人和》、舞+武《舞武对弈》等节目依次出场，活动现场鼓点如雷，舞者们腾空而起，刚猛的武术招式与充满力量感的战舞动作交织，每一次腾跃，都将现场观众的热血与激情点燃。

当天下午，在南宫山谢家坪开展的“南宫问顶”活动环节中，张其成从文道、天道、人道三方面分享学习《道德经》的体悟。他旁征博引、深入浅出的讲解，让活动现场的掌声不断。期间，武术节目《两仪》穿插进行，刚柔相济的表演与学术分享相得益彰，增添了别样的文化氛围。

本次活动以中华武术等传统文化展示为核心，向游客展现岚皋的山水风光、巴人文化，促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，推动岚皋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。据悉，“南宫问道·武林大会”文体旅商活动的精神内核是“兴盛之道、道法自然，习武健身、积健为雄”，活动持续至 5 月 25 日，涵盖“五一”武侠梦主题周、南宫山景区主题周、美食商贸展销三大主题活动，以“武林大会”为引，串联起岚皋旅游的秀美风光与南宫山的独特魅力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岚皋，因“南宫问道”登上南宫山，因“武林大会”爱上岚皋城。

近年来，岚皋县开展四季文体旅商活动，开启了全域旅游新赛道，特别是 2024 年举办的“村 BA”活动火爆出圈，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体验产品，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消费场景，将流量数据转化为客源增量，持续打响“巴山画廊·硒旺岚皋”文旅品牌，呈现出岚皋特色的四季旅游强磁场。



活动现场游客汇聚



精彩节目依次出场



本组图片由陈阳摄

## 岚皋文旅再启华章

岚皋县『南宫问道·武林大会』文体旅商活动侧记

记者 张妍 通讯员 唐久森



和美乡村 茶香平利

## 城墙诗人

□ 王健春

早年前，谁要把房搭在城墙上，那准是穷途潦倒、走投无路，现今，谁还能住在城墙上，那一定令人羡慕。饶天和一家就经历了这冰火两重天的否极泰来生活。

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而立之年的饶天和举家返城，原宅早已无存，只好先租房安顿。有自己的住房成了饶天最大心愿，心急如焚的他在县城四周转悠，指望找一块不要钱的空闲平地，就在他一筹莫展放弃时，工友眼尖，“那儿不有块空地吗？”走近一看，是县城旧城墙。那时，旧城墙是要破除的，结果推又推不倒，挖又挖不动，残垣断壁只好摆那儿，附近居民废物利用，挖墙洞当羊圈、猪圈、储物间。

老饶看到的北城墙虽然杂草丛生一人多高，外墙已与五峰山荒坡野岭融为一体，但人为破坏少，建筑工出身的他敏锐的感觉这是一块盖房节省开支的“风水宝地”，地势高，土质硬，不用打基，不怕积水，可直接砌砖。老饶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极了，向上招呼，一路绿灯，估计当时工作人员惊愕老饶脑子进水了。不多日，一幢像长途大班车的简易民居建起了，老饶一家满心欢喜地搬进去。

这一住就是四十二年，期间的酸甜苦辣，只有老饶知晓：开始，喜出望外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，虽偏僻，但清静，屋虽矮，但地基高，通畅亮堂，望得远。然而，新鲜不到一月，幸福就随凛冽的狂风怒号转瞬即逝，四面临空，暴风雨雨没把省工减料的房子掀翻算是万幸了。老饶打碎牙齿往肚里咽，期盼寒冬快去，暖阳速来。原想盛夏凉快，他又失算了，正午太阳肆无忌惮地暴晒，晚上蚊虫又来赶集凑热闹，头一两年，老饶一家吃尽苦头，补漏堵洞成家常便饭。好在他业务熟练，再苦再难不在话下，三年后，他的空中菜地、楼阁花园、遮阳雨棚陆续诞生，县城街边多了位售卖农家时

令蔬菜和花卉的大嫂。

斗转星移，春去秋来，随着北坡的开发，五峰山和城墙小环境的改进，老饶昔日遭遇的“大篷车”华丽转型为香饽饽的城墙“别墅”，起初为驱赶蚊虫堆积的扎捆艾蒿，还有为做饭、御寒用的柴火、石炭、蜂窝煤等杂物，再也不用挑上城墙了，取而代之的现代化设备，他的住所成了城墙靓丽景观。

温饱解决了，小康来临了，老饶更有雅致“给每一条河、每一座山，取一个温暖的名字”了。虽只上过小学，但出生在书香门第，祖辈父辈品茗吟诗，他耳濡目染，从小对诗词表现出极大兴致。下放农村时，学读诗词成了他舒心解乏的最好药剂，村里都知道来了个会作对子的文化人，逢年过节、婚嫁嫁娶，全村的对联、文书自然落到他头上，他乐此不疲，有求必应，乡亲的亟需，迫使他练就毛笔字。

古人云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近十年的磨炼，老饶也从青涩年华到了沉稳中年，返城到县建筑公司不到半年，因能写会算，被公司领导从一线普通建筑工直接调到办公室担任施工预算员，这“蓝领”蜕变“白领”，为他施展才艺提供了更多便利。

如果说老饶早先嗜好古诗词纯属自娱自乐、陶冶情操，那千禧年作为诗词爱好者参加的一次诗词会，便是他从业余到专业、赏读到创作的转折点。邻县一位资深诗人边翻《平利诗词》边打趣：“恭喜你县又出了一本顺口溜！”当时，老饶虽年过半百，但还只能算个小学生，看自己县的负责人尴尬地摇头苦笑，他干着急插不上话，“顺口溜”三个字深深地伤了他自尊，一种不甘落后的倔强油然而生。这以后，老饶更勤奋了，购理论书籍，订专业报刊，如饥似渴，虚心拜师，系统研学。他创作《雄鹰》激励自己：梅花喜岁，蜂儿奔奔，生

活要用激情兑。恨生悲，爱生辉，高怀更比黄金贵，挫折面前别气馁。输，展翅飞；赢，展翅飞。

俗话说，人一旦有了目标，会激发无限的潜力和动力。老饶几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以求，迎来了创作上的新阶段，他凭借一首首上乘佳作，先后叩开市级、省级学会大门，最终成为中华诗词学会一员，作品更是入选《中华诗词文库》。

“一花独放不是春，万紫千红春满园。”老饶怎不晓这道理？他将普及推广、挖掘新作，培育新人作为己任，克服年迈行动不便的困难，只要身体允许，几乎每天上网，在诗词群为初学者一字一行耐心指导。在他和众多热衷古诗词的前辈带动下，诗词学会发展会员百余名，每年开展采风、征文、研讨、评选，编印专刊，平利的诗词水平不断上台阶，他也因独一无二城墙住所成了“高高在上”的知名诗人。

“早日搬下城墙！”老饶住进时就暗下决心，后来更是放在心上，但同是搬，心态却截然不同。当初是生活所迫，巴望条件改善了赶紧重新选址盖新居，早日脱离苦海；现在是为保护文物恋恋不舍。当拆迁组找他时，老饶幽默地说台词：“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！”

如今，政府加大对老城墙的修复和保护，老饶原居住的北城墙焕然一新，精神抖擞，以它的敦厚沉稳见证县城发展。

古朴的老饶，时而回来瞅瞅他当年的超大住宅根基，抚摸城墙的样子就像翻阅他才结集的诗集《五峰之恋》，那一块砖、一把土、一粒沙就是他的一个字，一行诗、一个故事、一段回忆，老人家欣慰赶上了好时代，这辈子码砖、码字，“码”不停蹄，“码”到成功！兴奋地挥毫泼墨：春风拂面绽金花，柳枝串绿芽。秧歌伴舞闹秦巴，琼杯敬女娲。宏图定，劲头加。方舟众手划。壮心不已绣中华，汉江再彩霞。

春天一跨过汉江二桥，就踏上杨河沟的界地。杨河沟，是黄河河入汉江的交汇处，从地名上看不起眼，只不过是两县两个小小的行政村构成，可过去，在安康人的心目中，谁也不敢小瞧这里，更不敢轻易到这里来。

春天真是胆大包天啊！她不仅来到这里，还打算长久地住下来。她一来，满村的桃花都开了，粉嘟嘟的，像小姑娘的脸，惹人喜爱；那些不甘示弱红得李，一大片一大片地开着粉白的花朵，像被朝阳熏染过的云彩，又像成群结队的村姑。一阵微风吹过，花瓣飘飘洒洒，带着清香撒落满地，吸引远近的市民来拍照打卡。

在莫安塔公园，我们碰到了一群像春花一般阳光灿烂的小学生，他们正在塔前照集体合影，胸前的红领巾在阳光的照耀下像火焰一般闪着夺目的光芒。原来，村小学校长正带领全校少先队员在这里举办向先贤学习的纪念活动，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件事。

当时有一位安康籍领导了解到该村小学校舍陈旧不堪，专程到学校实地调研。同时，也看中了莫安塔周边的地理位置，打算提出开发安康城东这片热土的宏伟蓝图。谁知，调研的车子刚要离开村口时，就被一个村妇拦住了，死活不让过，谁做工作都听不进去。负责接待的一群镇干部非常尴尬、无可奈何。不得已，省上领导问明情况后，认为张滩片区的开发尚不成熟。

眼看着一江之隔的北边儿热火朝天，日新月异，黄洋河南岸的城区高楼林立，骨架越拉越大，就连东边县河辣子鸡的香味儿也越飘越远，作为张滩镇片区桥头堡的杨河沟人却只能依旧骑着自家的破自行车、摩托车，早出晚归，到城里打工或卖菜。当然，也有在城里打工出息了的，成为大老板，那个年头他们开回来的小车照样被人拦在路口，动弹不得。

还是春天好啊，她一来，一切都变了，最先改变的当然是人的心魔。春天用她的温暖融化了人们心上的坚冰，一颗颗向往美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：“好婆婆”“好媳妇”“好妯娌”像春天里的油菜花，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；“孝义之星”“孝义之家”像黄洋河的水，滚滚向前；村上那些德高望重的五老乡亲们也纷纷站出来，主动担任“德邻客厅”的调解员，化解身边的矛盾纠纷。

村民们看外界的目光，慢慢地柔软了，外界再看他们时，也渐渐有了亲近感。在蛰伏了一个冬天后，当“城东新区”开发的口号再次吹响，杨河沟迎来了发展机遇，村民们敞开心扉迎接四面八方的考察团。那些歪七扭八的村道已经整修得宽阔漂亮；那些凌乱的菜园子已经整整齐齐，葱是葱一行，蒜是蒜一列；那些横流的污水，已经进入管网……

花儿在门前的枝头绽放，年轻人开着小车跑来跑去在外面忙自己的事情，青壮年在田间地头伺候庄稼，年事已高的老人坐在院子里喝茶谈闲话，娃娃们都在学校上课，节假日都到村上的图书室看书，只有那些小猫小狗们，一会儿伸伸懒腰，一会儿就倒地打滚，打发漫长的时光。在一户农家，我邂逅了一位爱跳广场舞的大妹子，她一眼认出了我。通过交谈，才知道她在村里的舞蹈队，经常参加各种演出活动。过去我没有退休时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杨河沟算是来得比较勤的地方。为了重点扶持这里，我们不仅给予村委会农家书屋、文化器材的扶持，还分别修建了百姓大舞台，对两个村的文艺社团，更是从团队管理、节目编排、演出等方面进行耐心辅导。也许是来得多的缘故，大妹子视我如自己人，一种暖暖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站在如花园一般的杨河沟，我的心如春天般美好。

## 春满杨河沟

□ 洪妍